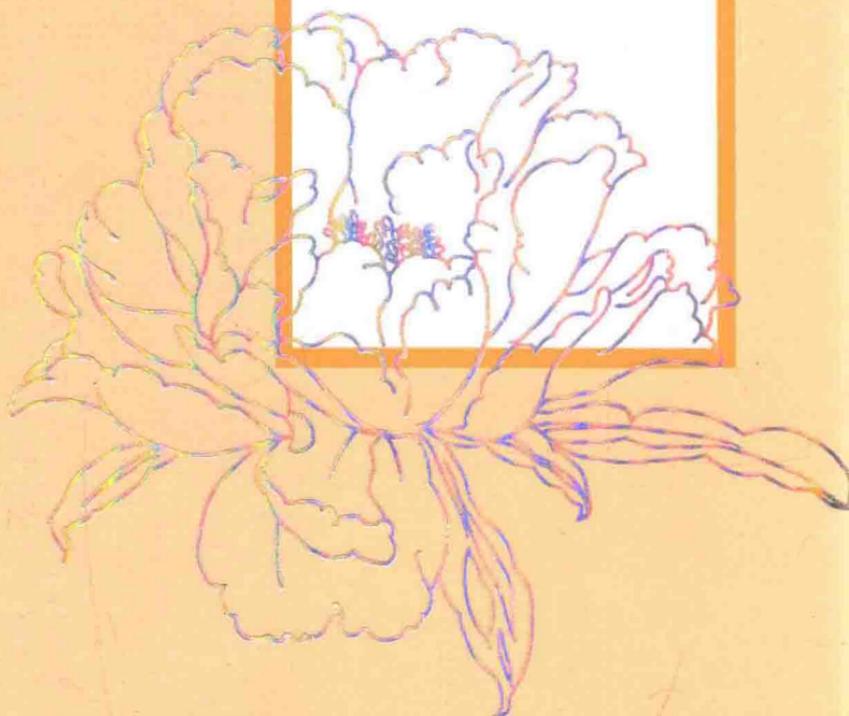




校园书香阅读文库

# 书林佳趣录

童翠萍◎著



校园书香阅读文库

# 书林佳趣录

童翠萍◎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林佳趣录/童翠萍著.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5.8

(校园书香阅读文库)

ISBN 978-7-5645-2337-4

I . ①书… II . ①童… III .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4627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邮政编码 :450052

出版人 : 张功员

发行部电话 :0371-66658405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 : 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 : 13

字数 : 181 千字

版次 :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书号 : ISBN 978-7-5645-2337-4 定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 校园书香阅读文库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编 徐 雁 崔 波 赵普光  
执行主编 骆玉安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红亚 王 萍 王 锋  
王同毅 王碧蓉 甘其勋  
李海燕 吴 昕 何晓红  
张卫明 张功员 张怀涛  
徐 榆 曹炳霞 童翠萍

## 内容提要

本书系作者多年来从事书评写作、书籍装帧研究的随笔文章和采访录合集。分为四辑。第一辑收录的是若干台、港和内地人物传记和回忆录的推介文章；第二辑评论的是现当代书籍装帧名家及其作品集；第三辑是有关书人书事的随笔和人物访问记；第四辑是有关书、报、刊主题的随笔。

# 阅读与你、我、他

(代总序)

阅读是为人的，它要满足读者精神生活的多种需要，提高读者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和思想道德修养，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阅读又是人为的，要对“有字书”和“无字书”进行精神消费和文化再生产，从而展现阅读主体的人文力，提升真、善、美的境界。那么，阅读与人生究竟有怎样的密切关系呢？

我认为，阅读，作为一种言语技能，属于认知、行为科学，而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又归属于情感、价值领域，有其浓厚的人文精神特征。通过阅读，读物的客观属性满足了读者的主观需要，这就产生了阅读的价值。阅读价值即指阅读主体(你、我、他)和阅读客体(读物)之间需求与满足的关系程度。

中国历代文人都曾依据各自的读书实践，发表过各有特点的见解。杜甫云：“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试吟青玉案，莫羡紫罗囊。”韩愈云：“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宋真宗赵恒以其“九五之尊”而作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该诗通俗形象地把古老的“学而优则仕”的道理阐发得淋漓尽致，因而广为流传，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也

深入人心。如范仲淹云：“乡人莫相羨，教子读诗书。”王安石云：“开编喜自得，一读疗沉疴。”苏辙云：“诗书教子真田宅，金玉传家定粪灰。”尤袤云：“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王夫之云：“医俗无别方，惟有读书是。”张维屏云：“读书何所求，将以通事理。”……

整合上述古人的观点，可知读书可以安身立命、求知开智、养德修身、审美求真乃至治国、平天下。这种兼顾世俗功利和精神文明功用的价值取向，对于我们全面认识阅读的价值，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启迪。因为如果以“阅读”为圆心，向四面八方 360 度辐射开去思考，则不难发现，阅读对“完善读者自我”和“建设社会文明”有着说道不尽的好处。

一方面，阅读可以哺育学习，蓄积写作，升腾理想，求取知识，开发智力，树立道德，体味美感，保养身体，萌生创意，丰富生活，寻找爱情，建立家庭。这 12 个角度讲的是阅读对于读者个体所具有的方方面面好处。另一方面，阅读可以导引人类开启文明历史，实现文化交流，振兴学校教育，推进科学技术，扩大网络传播，发挥生产潜力，提高管理水平，促进经济繁荣，施展军事雄才，维护法律尊严，学会治理国家，增强民族素质。这 12 个角度讲的是阅读对于社会群体所具有的种种好处。

我的期待是，通过对阅读价值的充分阐发，以动员更多的“自然人口”转变为“读书人口”，为营造“书香社会”创造条件。我们希望阅读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而成为每个现代公民的权利，而阅读要从娃娃和学生抓起，因为他们是让未来更美好的主体力量。

其实，读书人读到一定阶段，会产生一种精神上的飞翔

感,会自然而然地超越现实生活的琐屑,而借助想象力翱翔在理想的时空中。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说过:“在读书的时候,我们与智者交谈;在生活的事务中,我们通常都是与愚人交谈。”他认为:“读书使人成为完善的人。”其哲言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因为闪光的人生始终伴随着阅读,而高明的阅读会不断地改变着人生。

心中寄托着为芸芸学子插上书香翅膀的良好愿望,一套12本的“校园书香阅读文库”在主编徐雁(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崔波(郑州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大学生阅读专业委员会主任)、赵普光(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与执行主编骆玉安(郑州大学出版社副社长)的携手合作下,即将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注意到,入选各书的作者,都是长期作息于校园内外的作家、学人、教师和图书馆馆员,有的还是全国知名的读书人、藏书家和阅读推广人。我相信,这一文库将在包括“华夏书香校园”建设在内的全民阅读促进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发挥出其积极的作用。

曾祥芹

2015年3月23日叙于河南师范大学

(注:曾祥芹现为河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 这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书

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聂华苓的《三生影像》，秋禾、少莉的《旧时书坊》，范用的《叶雨书衣》……这么多熟悉的作者，这么多熟悉的书，翻开翠萍的书，却好像是打开自己尘封的读书笔记，不由得心生讶异：原来你也喜欢？

当发现另一个人，和你有那么多的喜好重合，嘤鸣相和，好像共同分享着秘密，无须接头暗号，就已经认出道友，那种感觉就差执手相看泪眼，感叹原来你也在这里。

岂止熟悉？那本来就是三联的作者，三联的书。同在集中的金安平的《合肥四姊妹》、王世襄等的《我与三联》还是我报的选题，联系的作者，寻觅的译者，亲手编校的书呢。

看着自己和同人辛苦编的书，成为人家的架上书，欢喜读，读后还写书评，为你揄扬，不由得心生欢喜，满怀感动——当初新书出来时的欣喜，此刻被再度唤起。有翠萍这么好的读者，有她这么细腻体贴的书评，真是作者之幸，书之幸，出版社之幸。想想这么多年在出版行当里坚守，不离不弃，最大的动力不就是来自翠萍这样惜书、爱书、懂书、买书、读书、评书的读者和作者吗？三联开山鼻祖邹韬奋先生立下的店训“竭诚为读者服务”，因此内化为一代代三联人的理想和信念，原因也在于此。

记得颜之推说过，“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

遇故人”。这话的意思很好，以书喻人，说出了读书人的感受。如果延伸到以书会友或与友话书的经历又如何呢？那就是此时我翻阅翠萍这本《书林佳趣录》的感受了：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书分的缘分吧。难怪许多书爱家出书喜欢围绕着“书缘”“情缘”做文章。

翠萍长，翠萍短，怪生分、怪别扭的，还是不装不端，就以三联人习惯亲切称呼的小童来代称吧——虽然她早当了图书馆馆员，做了妈妈。这次和小童以书结缘，也算是再续前缘——二〇〇五年底，徐雁兄和少莉合编的《旧时书坊》放在我主持的“闲趣坊”书系里出版后，徐雁兄又推荐其门下弟子孙艳、童翠萍编的《书衣翩翩》入“闲趣坊”。书稿内收入包括曹辛之、钱君匋、范用、张守义、姜德明等设计名家、藏书家、学者在内的三十六位作者的八十二篇文章，谈论书刊装帧设计经典作品、代表人物和装帧艺术，想来既对图书出版从业者有助益，也适合普通爱书读者当作文化读品，所以就列为“闲趣坊”的第八种出版，刚好和编号〇七的《旧时书坊》比邻联袂。两本书都是请黄苗子先生题签，请三联美编海洋先生设计，出版后颇获好评，前年又改版重印了一次。

有了这样的书缘，还在读研的小童申请来三联实习，我们自然无任欢迎，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小童在《我在三联书店实习的日子》一文中记述的，可以说是小童眼中的三联版“编辑部的故事”。这篇文章后来收入三联书店成立六十周年纪念集《我与三联》中，她也因此既是三联的编者，又是三联的作者，而且还是那本书中年纪最小的作者，和第一篇《怀念邹韬奋先生》的作者周有光先生整整差了七十六岁。

翠萍的生花妙笔勾起我许多记忆。今日重读，更有一番今昔之感丛生。当年的生活编辑室，后来变成文化出版

中心，再后来又转变为文化分社。给新人培训讲课的几位店领导，从山东画报社调来三联的汪家明，后来都调动去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杨进、潘振平、李昕也都先后退休，《三联生活周刊》的掌门人朱伟也即将离岗。编辑部的人事变动更大，爱乐大师、“汪星人”刘雪枫离职，爱猫也养狗的张琳出国。张琳是小童的业务导师，香港、大陆双栖的设计师阿智（陆智昌）称她是“中国最好的艺术图书编辑”——我作证，阿智说这话时，可是没有加“之一”哦，在他眼里当是“唯一”。这有她策划、编辑的黄苗子先生的《画坛师友录》、王世襄先生的《锦灰堆》系列、温迪嬷嬷的《绘画的故事》、“开放的艺术史”丛书，以及尹吉男、吕胜中、韦尔乔的作品等一长串好书为证。她的离职，对三联的艺术类图书板块自然是难以弥补的损失。孙晓林——小童笔下的孙老师——是三联最好的学术编辑，前几年也已退休。还好她会经常过来，茅海建、陆键东、吴学昭等老作者对她情有独钟不说，她也舍不下服务多年的作者，所以至今一直为三联打义工编书，今年颇获好评的《吴宓与陈寅恪》就是出自她的手笔。小童的文章说起实习结束一年后再访三联，又见到孙老师，“孙老师转了两圈都没找着吃的，无奈之下挖了一勺巧克力酱让我舔舔”。三联人看了，无不莞尔，这可不就是我们熟悉的孙老师吗？

算算自小童结束实习后离开三联，至今也不过八年的光景，居然就如此人事变幻。我也在去年转编《读书》，小童记忆中的生活编辑室彻底化身历史。当年没完没了地和我煲电话粥的小女清扬，也从当年的幼儿园小班生，变成今天的六年级学生，每天自己背着沉重的书包上学，不复是当年的“恋父”小魔女。而小童，也在这八年间走出南大校园，走进南国校园，从学生变身为图书馆馆员，接着是为人妻，为

人母——当年弱不禁风却独自北漂的研究生，变魔法一样，成了今日美丽温柔的妈妈。

不过，让我心感欣慰的是，再见小童还是八年前初见时的那般惊艳：那是从《诗经》中走出来的“静女”，是未曾动身离开故乡走入《红楼梦》的林黛玉，有着江南山柔水温的气质——那份流淌在文字间的气质，仿佛她所喜爱的书的作者——齐邦媛、聂华苓、李黎、合肥四姊妹——的闺秀气息，兼具书卷气和知性美，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学校园的净土和图书馆工作双重熏染的缘故。说到图书馆，立刻想到那可是金克木先生学者生涯的起点，可是博尔赫斯的职业啊。

因此，我毫不惊讶这些年她读过这些书，而且写下这些独抒性灵的书评、书话。赵景深评唐弢的书话，“其实《书话》本身，每一篇都是十分漂亮的散文”。《书话》后来在三联书店出修订新版，更名为《晦庵书话》，唐弢在序中回应了赵景深的点评：“《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想来这四个“一点”，也是小童看重并追求的吧。读小童这些与书、与书人书事有关的文字，让我联想起三联美编宁成春先生的经典设计——《读书文丛》封面那个伴随着小鸟的叫声，跪坐在草地上读书的少女形象。当年给她实习鉴定下的考评“爱书向学”，今日看来还是贴切的。

而说到书评，我想举小童评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和范用的《叶雨书衣》为例，可以看出她这两篇不长的文章，却下了近乎研究者竭泽而渔的功夫，前者可以看出她对作品的细读品味，后者当是翻读了与范用相关的多种书，并登门拜访了范用先生，才会是现在的面貌。因此我才会感慨，她这些细腻体贴的文字，是书之幸，是作者之幸，是对我们

这些为人作嫁衣的编辑的鼓励，这样的读者和论者，得一足矣。我一向服膺胡适提倡的“文字不可轻作”，当心存“临文以敬”的敬畏之感，这也是小童文章虽少，却反而让我敬佩的地方。

我也留意到，收入本集的文章，大多写于她读研前后。联想自己十余年来把小女当作大作品去经营，不知不觉间放弃了舞文弄墨的积习，在十余年前出版的《书生襟抱》之后，再也没有写过像样的文章，猜想她一定不会放弃爱书、读书的积习，只是再难得有时间和精力写成文章：她品读的已改为人生大书，而女儿正是她的伟大作品。

这本我喜爱更感到亲切的书，唯一让我深致不满的是，她打破了我的人生信条：身为职业编辑，自我定位的第一条戒律就是永远隐身幕后，在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同时，竭诚为作者服务，是为我的“大隐”策略。可是小童这次重回三联“娘家”开口索债，加上身为三联人，当初没能竭力把她扣留在三联和我等做伴，遗憾至今，也只好破了平生首例，借此文为补憾之资。

只是这样拉杂地和小童话旧，自然不敢作序看。诸位看官和小童若不弃，权作小引吧。

三联书店副总编辑，《读书》杂志主编 郑 勇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于北京

## 爱书为优雅 阅读即生活

童翠萍将自己在南京大学读书时和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写作的书评、札记汇集成《书林佳趣录》，作为“校园书香阅读文库”的一种出版，希望我撰写一篇序言，我乐见其成，自然乐意效劳。

童翠萍调离中山大学图书馆已有好几年了，我刻意忘记她调离的具体时间，因为这件事令我不快，但我记得曾经破天荒地专门为她设宴饯行。之所以说是破天荒，是因为我做了十几年的馆长，几乎每年都有因为各种原因调离图书馆的馆员，向来只有言辞祝福，我从不设宴饯行，而童翠萍是第一个，我的不舍之情昭然若揭。

多年来，我一直苦于找不到一个“书虫”来中山大学图书馆做采访馆员，总是感到馆藏建设不尽如人意。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求助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徐雁(秋禾)教授。秋禾兄是我的挚友，更是全国闻名的“书虫之王”。俗话说：“虎门无犬子”，“强将底下无弱兵”，我相信他门下必有可用的“书虫”之才。秋禾兄终不负我意，二〇〇八年，趁徐门高才生童翠萍即将硕士毕业，准备来穗与丈夫团聚之际，及时举荐于我。在我的感召下，童翠萍毅然放弃其他待遇优厚的工作机会，甘贫乐道地就职于中山大学图书馆采编部，专职从事中文图书的采访工作。

从招聘面试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十分垂青童翠萍的爱书之情和“书虫”之才，总感觉到她身上散发着一种与其他年轻人迥异其趣的优雅，一种由爱书而生的优雅。这种优雅源自秋禾兄的熏陶。秋禾兄是个“老蠹鱼”，对中国的百年书业了然于胸，对书林掌故如数家珍，无论到哪里，一有空隙，必然去书店，特别是旧书店，埋头故纸堆，淘宝捡漏；足迹难至时，还会托人相助，千里寻珍，万里觅宝，我就做过好几次托儿帮秋禾兄从海外淘书。秋禾兄淘到宝贝后，自然少不了与人共同品鉴赏析，撰文抒发阅读的情感，如此数十年，结交了一大批书友，竟然成了书评大家，成了全国阅读界和书评界的领袖。

秋禾兄访求书籍，并非是为了收藏而收藏，而是为了阅读而收藏，这与绝大多数的藏书家有很大的区别。我时常在想，英文的藏书家一词“Book Collector”，就是“书籍收藏者”的意思，像英国人一样平淡乏味。法国人就不一样，风情万种，浪漫多了，硬是从古希腊文中抠出“Biblio”(of or pertaining to books, 书的或者关于书的)和“Phile”(beloved, 敬爱的或心爱的人)两个单词，创造了法文新词“Bibliophile”。于是，“Bibliophile”有了为阅读而收藏的“爱书家”和为收藏而收藏的“藏书家”的双重含义，而“爱书家”是主义。中国人则是另外一种景象，以恭谦的自喻为上。明清之际，私人藏书之风日盛，“书虫”“书痴”“蠹鱼”之称颇为流行，虽有爱书之意，却无浪漫之情。倒是明代《澹生堂藏书约》所言“购求书籍是最难事，亦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颇有几分法国人的罗曼蒂克。秋禾兄法古效西，不仅是享受购求书籍“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的中式“书虫”，而且是为阅读而收藏的法式“爱书家”。

秋禾兄言传身教，门下的弟子耳濡目染，大多沾染了他

的人文习性。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带弟子们出游,每次尽兴而归,必定要求随行弟子撰写行记,在“江南小资”情调中锤炼优雅的笔触。正是这种熏陶,秋禾兄的门生大多都有爱书和撰写书评的习惯,童翠萍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书林佳趣录》即由此发端、演绎而成。

本书分为“传记风景”“书要衣装”“旧香归来”和“书报丛中”四个部分,收录了童翠萍撰写的数十篇书评和笔记。

“传记风景”,收录的是有关今人回忆录和传记的书评。这是“爱书家”之所以爱书的旨归。现在的年轻人读书,往往只在乎手中的书本,而不在意其作者,只知其书,不识其人。所以,阅读往往是点上的或者面上的,很难深入地、准确地把握作者的思想,更不知道其思想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由爱书而爱著书之人,再由爱著书之人而爱其书,这是学人阅读所需要的一种人文情怀。所谓仁者爱人,映照在阅读上,自然应该是,阅者爱书,读者爱人。童翠萍的“传记风景”展现的正是这种阅读人生的心境与情怀。

“书要衣装”,收录了八篇有关书籍装帧与艺术设计方面著作的书评。看得出,童翠萍很在意书籍的“衣着”装饰。在此方面,我倒是颇有同感。二十世纪以后,西洋印刷术和造纸术在中国大为流行,书籍的装帧由中式的线装转变成西式的精装和平装。可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出版界一直缺乏对西式书籍出版真谛的正确认识,平装书籍大行其道,虽然其中不乏颇有创意的封面设计,但是总体上来说都是素装、廉价和低劣的。软皮封面极易破损而伤及内页正文,摆放起来苍白惨淡、缺乏雅致,保存起来极不容易,更遑论传世,加上特别不注重脱酸纸张的使用,以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书籍大多因纸张酸性过重而过早老化脆化,不可触碰。殊不知,平装书在西方大多是休闲书籍,无须反

复阅读，不必长久保存，看完即可抛弃。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书价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也是最粗制滥造的，最不符合国际规范的，以至于欧美图书馆在采购中文平装书以后都不得不先剪切封面，将平装书改装成精装硬壳封面以后，再重新粘贴上切割下来的封面，既费时，又费钱，还坏了书籍的品相。童翠萍很在意书籍的外表，从书籍装帧到书籍内容，由表及里，这是爱书人的情怀，一种追求书籍表里如一的爱书情怀。

“旧香归来”，是童翠萍阅读书评书话、书坊书业方面的著作后撰写的书评，属于品书之品书、书评之书评，从中可以了解读书人的爱书情结、品书人的书评方法、书坊的掌故和书业的变迁。这是成为“书虫”必做的功课，童翠萍做了，而且做得很好。

“书报丛中”，则是有关图书策划、副刊编辑、书业实习等方面的书评与笔记，展现的是童翠萍从读书到品书，再从评书到编书的心路历程，是爱书人的一种情感归宿。童翠萍是感性的，这种感性在她的《我在三联书店实习的那些日子》一文的字里行间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就读书而言，特别是在当下，感性比理性更好，因为感性常常是兴趣使然，而理性往往是功利所趋。我更欣赏感性的阅读，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喜欢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而不必强迫自己去读什么书，更不为功利去阅读，这样阅读才会成为悦读，才会有阅读的快乐和快乐的阅读。

童翠萍的爱书情结还时常令人感动。记得童翠萍曾经发给我一张照片，画面是夏日母女阅读的情景：童翠萍悠闲地坐在家中的木地板上阅读我写的《图书馆精神》，旁边是她三岁的宝贝女儿，侧向席地而坐，独自翻阅着儿童绘本，看似“亲子阅读”，可是又各不相干，各有所钟。母女全神贯